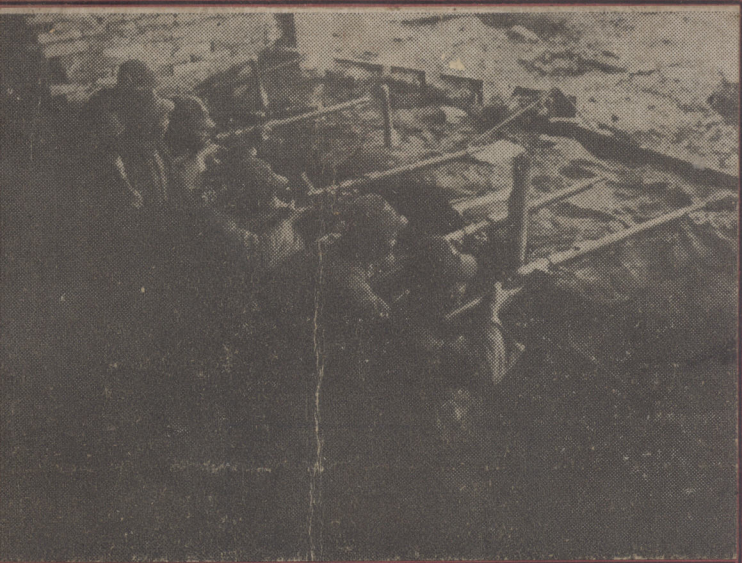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1932

強書局版

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

南強編輯部編



上海南強書局版

1932, 4, 5, 出版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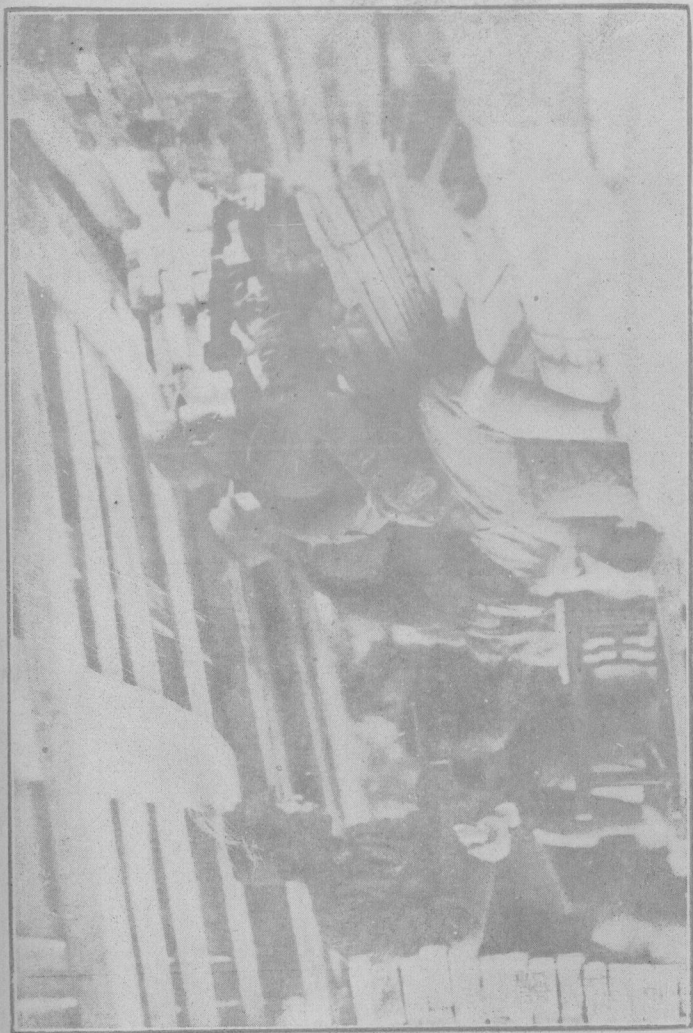
懷棠同志紀念

吳敬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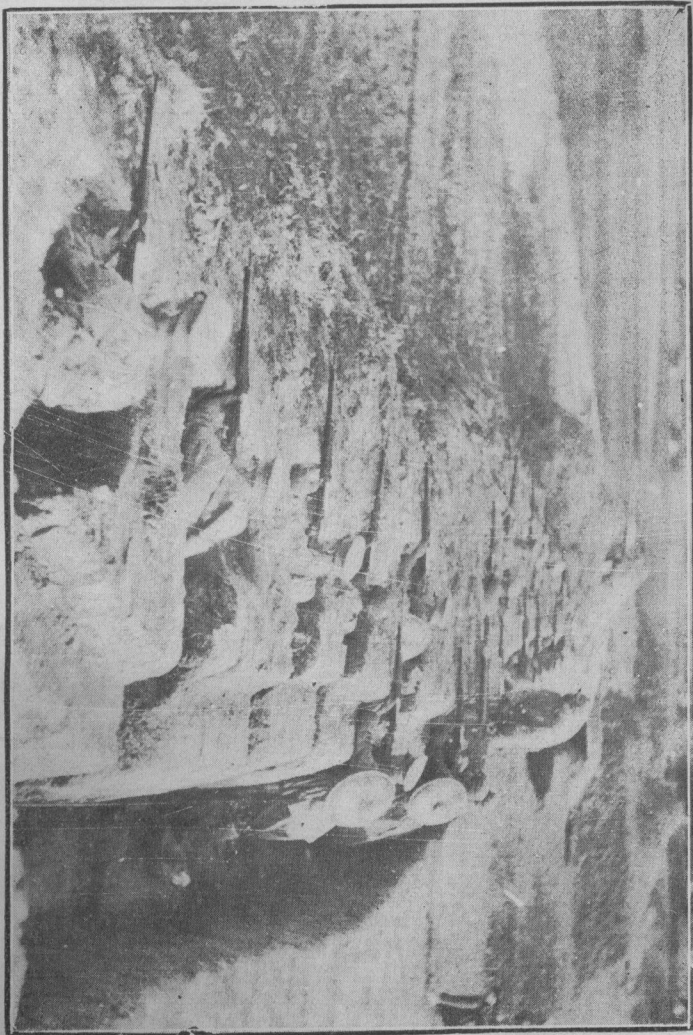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五、三

于唯亭軍次

我軍之機關鎗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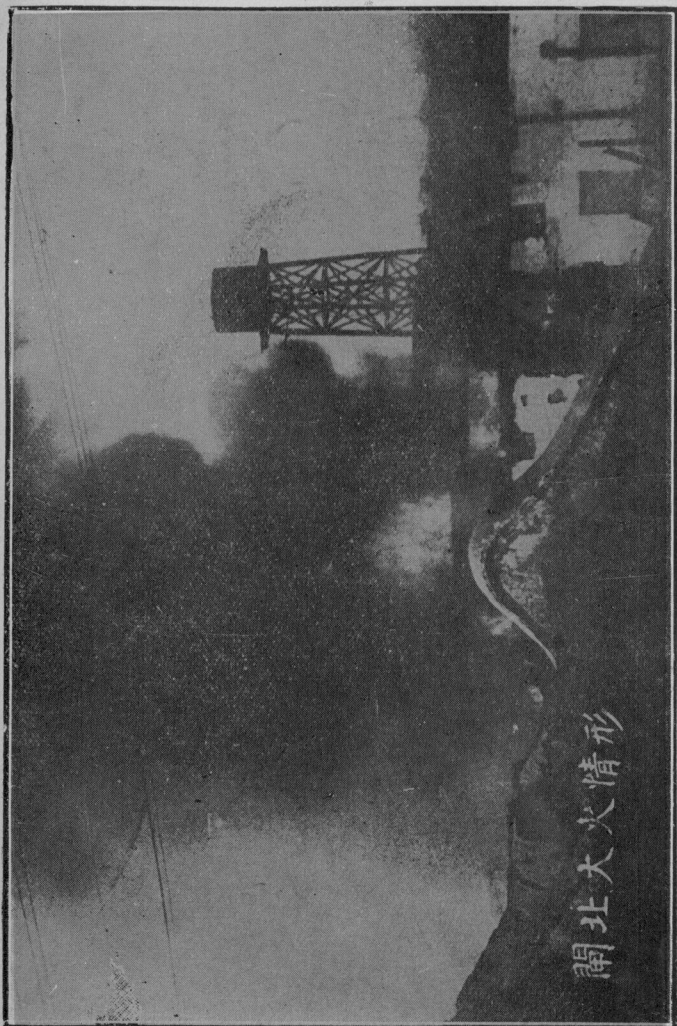


戰壕作戰之我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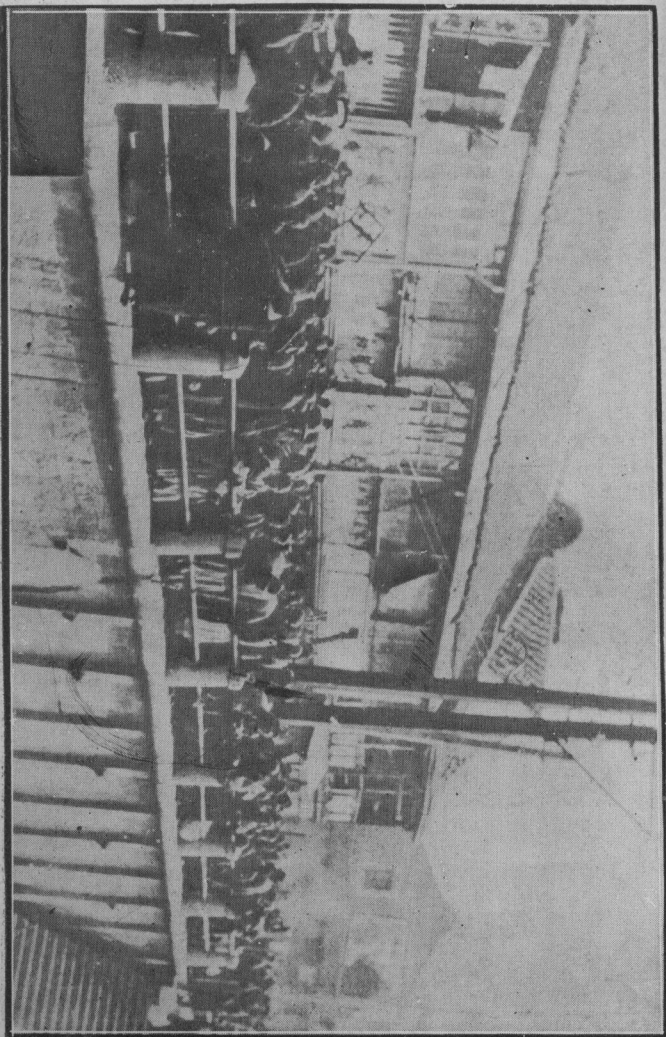


形 情 火 大 北 閘

形 情 火 大 北 閘



居民避難之情形



從上海事變說到報告文學(序一)

一二八的上海事變，十九路軍以及民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的反抗，是開始了中國的民族戰爭。這一戰爭，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苦鬥，經過了江灣，廟行，八字橋，吳淞諸大戰役，到三月初纔告了一個結束。這一抗鬥的意義，是極其偉大的；表示了中國民衆的反帝的怒潮，也嚴重的說明了反不抵抗主義的意義。除去那些不抵抗的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而外，在這一次激烈的戰鬥中，誰都曾盡着力。

作家們也是如此。無論屬於那一個階級的作家，除去直接奉仕帝國主義者的而外，都曾參加了

這一次的戰役，從事於組織的活動與文筆的活動。
——在文筆活動方面，產生最多的，是近乎Reportage的形式的一種新聞報告；應用了適應於這一事變的斷片敘述的報告文學的形式，作家們傳達了關於一二八以後各方面的事實。在他們的這些短的作品之中，是反映了戰爭的經過，幾次大戰的全景，火線以內的情形，後方民衆的活動，救護慰勞的白描，以及其他一切等等事件。

所謂 Reportage，報告文學，是什麼意思呢？這種文學的形式，始終是近代的工業社會的產物。印刷發達之後，一切文書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態而傳播，在此，產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的叫做 Feuilleton 的形式，報告文學就是這種文學的兄弟。和他的名稱一樣，報告文學的最大的力點，是在事實的報告。但這決不是和照相機攝取物象一樣地，機械地將現實用文字來表現。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傾向。

所以，基休在“報告文學之社會的任務”一文裏說：“凡是要事實而真實的描寫各種事件及事件的報告者，不論他是一個作家或者一個新聞記者，

在這種經驗的工作，不論好歹，終要到達一種終結的歸結。這終歸結就是一切表面上看來好像不同的事件，和因這種事件而引起的一切利害，常常站住共通的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要測度具有睿智和直觀的報告者，是否真的洋溢着‘真理愛’的尺度，這是這種社會的認識的程度。報告文學，最初就走了這條從單純的事實之探究走向社會主義的這路。”據他的意見，假使有人要做優秀的報告文學者，要做生活現實的報告者，非據有毫不歪曲報告的意志，強烈的社會的感情，以及企圖和被壓迫者緊密的連結的努力的三個條件不可。這就是 Reportage，報告文學的意義，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編輯的主要動機。

總括起來，本書編輯的意義有二：第一，是爲着紀念這一次偉大的事變，使青年的讀者能以比瀏覽紀載枯燥的新聞紙更進一步的了解這一事變經過的各方面的活動。第二，是使青年讀者能以把握得 Reportage 這一種文體的在這一時代的重要性，努力的加以學習，雖然收在這裏的，很多是沒有担負起報告文學真正使命的作品，階級意識

上非常成問題，而僅止是形式的接近。

新的有力的意識正確更可以作為 Reportage 的範作的作品，總會繼續不斷的產生吧！祇要作家以及讀者不斷的努力，這種願望是不難完成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有更完善的本子獻給讀者。總之：報告文學是最新的形式的文學，是具有着無限的鼓動效果的形式，對於這種形式，是必須學

一二八之夜(序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之夜，我們民族已受了八十九年的恥辱。大日本帝國的海軍陸戰隊，又在日本小學集合，奮其侵略之野心，三呼萬歲，即以凶殘利器前導，長驅直入上海閘北。二十九日晨，在彈飛火浴的寶山路上，繪着太陽章旗的飛機盤旋着，窺探着。結果：發現日軍的屍骸漸漸地堆積起來，中國兵突然歡呼起來！

一二八之夜是過去了，中華民族復活了！

懷了這種英雄膜拜的心情，我到處走着，在戰地裏穿來穿去：綠色的吳淞，灰黃色的太陽，陰黯的閘北。隨時，隨地，每看見一個荷鎗實彈的十九

路軍在那裏守衛，內心就不覺砰然激動，充滿了那悲壯的，英雄膜拜的心情。有時，踏着那一二八之夜的陳蹟，望着那陰濕破舊的階石，又會想到當時第六團血與死的抗戰，很想結識一位當時曾經站在這裏血戰過的英雄。

雖然每天在戰線上跑來跑去，總沒有機會和第六團的弟兄們見面，三月一日的那夜——大悲哀之夜，——十九路軍向西退去，我和幾個朋友都跟着他們走，到真正的中國去（上海祇是半中國）。以後兩三句中，又結識了不少值得敬佩的戰士，漸漸的眼看着春風掃過整條新線，士飽馬肥，十九路軍每一個士兵悵鬱的心情，都被復仇的烈焰燒盡。最後，我就遇到了一位久尋未獲的第六團的英雄。

他姓吳，名海洲，七十八師一五六旅三營七連的排長。在充滿了汗酸與穢氣的蘇崑車廂裏，我初次和他相遇。他已經受了傷，一半殘廢，然而那種直率的，下級幹部的英勇之氣，仍未稍減。後來我們又屢次見面，一塊兒到虎邱去。這裏，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陳蹟之中，春風和野花環繞着，吳排長就

告訴了我一二八之夜裏種種慘烈的情況。

以下就是吳排長口述的戰況，一字不增一字不減，我將他記錄如下：

“我們已辛苦了好幾天，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二十八晚十一時半，照例的，在我所擔任的虬江路上，放出了一個軍士哨，那時已是萬籟俱寂，街頭巷尾，都黑黯無光。我走到軍士哨長跟前，問他：“可看見些什麼？”他說：“沒有，祇聞北四川路附近有狂熱的歡呼之聲。”我覺得有些不妙，而且北四川路方面，特別靜得可怕，就關照哨長注意，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通過。這時忽來了一輛汽車，很笨重，在黑黯中望去好像是鐵甲車，我急忙喝令“停住！”。用手電筒向前照去，才發現是某百貨公司的裝貨卡車，車裏都是廣東人。他們問我情況怎樣，我說沒有什麼；他們要求通過，說是要到北四川路去運貨，我叫部下檢查一遍，並無可疑形跡，就打開鐵絲網放他們通過。這時已十二點，北四川路一帶的電燈忽然完全滅去，一片黑黯。接着，那輛方纔過去的貨車在石路上飛馳回來，大喊道：“來了，來了。”就停在我們面前，把日本人怎樣集合，以及

前進的方向告訴了我，我心中狂喜，一面叫他們快逃，一面就命傳令兵去報告連長。果然，不多一會，正前方百餘米處現出幾簇黑影，俯身急趨而前，一到了他們所選定的蔭蔽物就各自散開，開槍射擊。接着鐵甲車隆隆然地馳過來，車身的水機關鎗在黑黯中不斷地迸出火光，我們仍堅守不動，各人的槍口對準目標，接着，幾十個敵人集團地跑過來，我急喊一聲“放”，就打死了一大半。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殺死東洋人，心中很是快樂。接着，敵人的鐵甲車像房子似地衝過來，我們的沙袋全被撞倒，就左右散開，爬到樓窗上面，用手榴彈擲下，一時沙石亂飛，敵軍全被嚇退，我們就趕回原線，用機關鎗向退後的敵人掃射。

這真是一個緊張而恐怖的夜晚，在黑黯的，閃着火光的狹路裏，我們瞄準着——放放放；兩軍的距離僅僅六十米達，手榴彈由強有力的手臂擲出，落在沙袋底下，人體的碎屑滲和着木石四衢飛濺。敵人的和我們的，中國的與日本的，大家混在一起，染紅了閘北陰黯的石路。三點十五分的時候，敵人的水上飛機從江心騰躍過來，在我們頭上盤

旋着，窺探着，放出他們那恐怖的呼號。但是，在黑暗中，彈雨裏，我們仍舊打着，打着，打着。

何天勝是九連的下士班長，染着寒熱症還要打仗，七九鎗太重，他已舉不起來。“給我吧，班長，我替你放！”他伙伴對他這樣說。何天勝把鎗交出，咬牙切齒地蹲伏着，瞪大白眼望着前方。敵人的鐵甲車衝了過來，三隻鐵造的烏龜。我們的機關鎗拚命的打，但是沒有用，太遲了，機關鎗陣地已被突破，弟兄們一面射擊一面退下去。現在，沙袋裏已祇剩何班長一人，他跑不動，也不願意跑，抬頭向星空望望，心頭湧起了悲壯的酸味，猛然跳出袋牆，把自己挺起到最高度——一個立正姿勢的大中華軍人——隨即把手溜彈的引鐵拉開，閃電似地擲向前去，轟然一聲，第九連的弟兄們都獸住，停了脚步，於是，煙霧散處，敵人的鐵甲車似天倒着，四隻輪盤壞了兩個，冒着青煙，而下士班長何天勝也就此失蹤，永遠不見了。

馬上，我們第九連的弟兄們就由林連長帶着，果敢的，狠惡地衝向前去！號兵把心田裏整股的熱情全灌進號筒裏面，連旗怒揚着，噠噠的，噠噠的，